

王鳳洲綱鑑會纂

新刊
初學
知

PDG

重訂王鳳洲先生綱鑑會纂卷十一

宣宗皇帝

附元太祖

三省印並
納其第

中國書
大體
使我常有

以代金結
四方

子且當念
祖宗之憤

得子學良

丘壘為江淮宜撫使密辭不拜初仇覽以北伐之議示密密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仇覽不納至是命密宣撫江淮密手書切諫曰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舉事

實使我有勝勢若覺自彼作我有詞吳因力辭不拜仇覽不悅
丙寅二年金泰和六年○夏夏宗宣金德元元○三月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璘為副使松與元東軍三萬為吳璘進屯河池西

吳璘謀反歎暗成和四州子金以求封蜀王○五月以伐金詔四方○此建兵腹四州仇覽言曰天道好還蓋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

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蓋茲醜虜猶託要盟叛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綱紀亂矣○此建兵腹四州仇覽言曰天道好還蓋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

韓玘使來庭而敢為桀驁泊行李之權遣行行義也人通行有之復搜詞之見如舍垢納汙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

相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翰林學士李瑋淳琦之詞也初兵部侍郎葉適論

對策言甘師而辛者費改弱而就強者與仇覽聞而喜之以為直學士院欲藉其草始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乃改命登云○此建兵腹四州仇覽言曰天道好還蓋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

詔以太祖十世孫均為沂靖惠王柄嗣○此建兵腹四州仇覽言曰天道好還蓋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

以宋代之駐揚州宋至鎮都署諸將悉以三衛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於是王大帥李汝翼皇甫斌等皆坐貶職○此建兵腹四州仇覽言曰天道好還蓋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

江○七月蘇師旦有罪詔州字貴韓仇覽聞師旦敗始學為蘇師旦所誤遂罷師旦官籍其家旬日除名安置○夏李安慶其主統佑

而自立○十月金人分道來侵十一月以立密密答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自日除名安置○夏李安慶其主統佑

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金僕散兵渡淮入安慶軍於城隅遂圍和州屯瓦梁河以控且揚諸州

置生死度
外信儒辨
對不屈

三月安丙使興州將劉義等復西和階成鳳州及大散關○四月太皇太后謝氏病○辛亥義襲興州與金將木虎高琪戰賊績敗○
興州將王虎所委而呼明廷應喜○史臣曰宋知不爲唐賊實說不能以成高琪之說乎○六月安丙殺宣撫使參議郎楊巨源○
巨源無罪安丙殺之嗾不聽其訟初其賊其榮論詔至興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報三喜校節度使而巨
源與通判心益不平乃愬功于朝武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今喜鞠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鳳州之長橋而賊內窺使興元
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送蘭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將校維世顯毅之忠義士聞者莫不流涕○綱目斷曰安丙滅之功巨源之力

七月大旱蝗蝗蟲
○九月貶國信所奏謀官方信孺于臨江軍信事信可收效食神奇者近為信請以何功命

生死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楊崇濬崇濬堅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崇濬不能詰乃遣還及還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敬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官將信孺三使金師以口古折強敵敵人討屈情見難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賤人皆惜之信孺既死近取王樞

○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謀韓侂胄于玉津園史密有罪之言而侂胄怒從天人之得而誅之故信孺遂死詔累侂胄罪惡於中外自兵興以來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以金人欲罪首謀乃復銳意出師中外憂懼然皆畏侂胄莫敢言者彌遠入對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諒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慈侂胄史彌遠始楊氏時為貴妃與韓侂胄立之不悅竟立廢后以是怨侂胄亦使皇子榮王曦具疏言侂胄再起兵端將不利于社稷帝不許后從李力贊之帝始允可乃命后兄楊次山與彌遠共圖之彌遠令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翼日侂胄入朝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殲殺之侂胄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閭皆其門黨之人天子拱立于上威行宮有名震宇內其嬖妄張瑋王陳昏封郡國夫人號四夫人每內宴則與尤嬪雜坐持勢驕倨扈庭皆畏之及藉其家多乘輿服御

於時事不掛

冠弱為猛

以唐武宗

之飾其骨素極矣○陳自強永州居住遣使誅誅師旦于韶州立蔡王暉為皇太子更名煒○十二月以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林大中簽書院事初韓侂胄欲內交于大中不許而上書極諫其奸因辭官屏居時事不掛于口從買官國或勸其通以免禍大中日福不可求而得禍不懼而免邪不聽氏二年而復起○壬午
戊辰嘉定元年三年金和八年三月王柵還自汴時金書林誦訖○二月追復趙汝愚觀文殿大學士謚忠定○三月以韓侂胄
錄師旦首拜金人乃以韓侂胄為樞密院事○六月金人來歸大散關及濠州遂罷兵○七月召知建康府王密同知樞密院事未至
而卒密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陳曰生無以報國充願為猛將以威敵○八月以異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院事樓鑰持論正
詞果人極初為太常少卿定院規明達機巧復之名非不美今人才益乏得遇力人務萬言一兵不過結余何遜于○何雄棋曰
外累年樞府為太常少卿定院規明達機巧復之名非不美今人才益乏得遇力人務萬言一兵不過結余何遜于○何雄棋曰
之想不可為功殊而用拙事遂立希希與功大字臣始方二軒之禍之日大得之技吾願金得謀臣自來○何雄棋曰
十一月史彌遠以母喪去位○金玉環萃衛王水清立○贈趙汝愚太師沂國公諡忠定○發明遺骸以復其身至是追復官爵以
已巳二年金承平○大元元年五月起復史彌遠為右丞相○蒙古入靈州夏主安金降○八月以安丙為四川制置大使兼知興
元府罷宣撫司○十二月賜煥章閣侍制朱熹謚曰文忠○平夏暗射中大元正之議也○
庚午三年金太安二年○夏皇更五月贈處士蔡元定迪功郎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捐出于生前而或伸于死後天理昭昭未
久而不定者衡學問有源探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損于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遺謫今是非已定爾則祖矣其贈以官慰爾泉下○丁南
湖曰宋時有兩西山先生一在東坡一在涪州其學問皆出於杜門著書初無損于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遺謫今是非已定爾則祖矣其贈以官慰爾泉下○
十二月妻機罷檢立朝能正言好稱獎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資以備采取至是以老罷○元侵金書者
古之新也而女金使結合合打乞和元主不許
辛未四年金太安四年○夏主宗通項四月國子司業劉燾奏乞開儒學禁列朱熹四書於大學○閏九月金兵禦蒙古敗賁于會河家
古遂入居庸關大掠而去○金之精銳皆盡
壬申五年金承平元年○夏主宗通項正月賜李好義謚忠壯以獎其忠○七月雷雨太廟屋壞權直學士院直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史所志
自非是無道之世未聞震雷之驚及于宗廟者夫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指至嚴之地其為可
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因妄議陛下務
為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害矣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他進君德母以養養安速為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白和之本庶幾善
祥日應咎戾日消矣○發明此而不可謂天下之至言也○
癸酉六年金承平二年○夏主宗通項三月故遼人耶律留哥取金遼東州郡自立為遼王○八月金胡沙虎弒其主承濟而立
昇王珣○胡沙虎曰主上且不保況乎卿乎卿當自脫計耶律留哥其意謂我元可以必重不可得也遂瞞日不掛門乃還○元分兵

黃在判於
得鹿志在

之類自立

劉端已罷

真德秀論

真德秀奏

之類自立
功在周老

御金河北河東山東州郡多下之
甲戌七年四年三月二月金使充顏承輝之和於元許以公主歸之金銀繒帛各萬兩匹元主許之之味金銀繒帛

其後天祥而五月金主珣從都汴南蒙古復國燕金人來求歲幣弗與時以金有難二年不遣歲幣遣使來督歲幣

居金真德秀上疏請絕之其畧曰女真以難輕侵陵從業於汴此吾國之至憂也夫難輕之國滅女真猶滅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

必從之竟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貫河絕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難輕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使為鄰國固非

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節安中土則燕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東虜之將亡至國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

亡姑為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庶幾眾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師繕城池鈐戎守者自立之具以忍耻和戎為福以息

兵志戰為常積安邊之金繒師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

日張人心日奔雖強敵與不能為我患以苟安為志則國勢日消人心日偷偷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憂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

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所深慮為帝納之遂罷金國歲幣發明自金國歲幣

夏人請會師伐金不報夏人請會師伐金不報八月劉瑜除試判部侍郎兼職辭不允十月奏乞絕金虜歲幣

乙亥八年四年三月正月招舉將才○三月金主遣兵救燕與蒙古兵逼於霸州大潰夏五月中和留守右丞相完顏承輝

自殺蒙古遂入燕使兵七月以會從龍元主狀答書樞密院事○詔沂王嗣子均更名貴和○

賜張斌益曰宣○江東計度轉運副使真德秀論邊事時金兩河已為元所殘毀山東遼東又為羣盜所據國勢既蹙遂有南顧淮漢之

謀德秀上奏曰臣觀難輕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為鄰亦必述祖女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

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高虛名而召實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廢為耕牧大義以見攻女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

不能早辭遣使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高虛名而召實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廢為耕牧大義以見攻女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

以應之也陛下任九廟之托豈可付安危於度外以養成深患哉○十一月以真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德秀朝辭奏五事一曰宗社之

耻不可忘不國二曰金虜之托豈可付安危於度外以養成深患哉○十一月以真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德秀朝辭奏五事一曰宗社之

丙子九年四年三月正月賜呂祖謙攝日成○二月前工部尚書劉瑜卒贈光祿大夫

宋徽宗

敘免史其

集議平戎

張未為二 忠泰不兩 張某賢於 張未成名 張河死節 李華死節 吳政志身 吳子致榮 趙方決戰 金人馬信 四行萬信 代地學之 須安相公 乃定能行 已志

丁丑十年金史○四月金人分道南侵王幸敗之金人乃去自是宋金之好絕○六月以伐金詔四方從趙伯之請也詔畧曰朕屬精

更化一意惠民大戎跨我中原天厭久矣狄失其故穴人競逐之豈不知機會可乘雖未復念南仲於信誓實重起於兵端若能立

非常之數則亦有不次之賞高其聽命朕不食言○史臣曰金宋世雖也金宋所復而南宋之君猶臣請相相安然三聖業立國于金宋二

七月定遠民季先以李全初靖時全初為金軍所擒則其志可見矣果有復聖之志哉而

戊寅十一年金史○元祐二年正月以李全為京東路總管○以知楚州應統之節制京東忠義軍統之見李全軍屢捷密聞於朝

謂中原可復史滿達鑒韓侂胄之事不明招納密放江淮制置李珏及統之懸接之號忠義軍就統之節制○五月詔集議平戎禦戎

和戎三策○史臣曰打姑我金平戎之策也既有志以平戎則無事於平戎矣今乃始以平戎為名而實則不然也

金將張瑄為元兵所執見主帥明安素立而不跪左右強之素叱曰彼帥也我亦帥也夫死節即死節不偷生為他人屈明安壯而釋

之其清卒稍稍來集明安恐素為忠實其二親於燕京素數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獨獲賊足至此願忠孝不兩立姑為二親屈遂降

附書○金河北御王瑄○發明其意○所處即王瑄之事也其言于道也取勝於敵○十月元本華黎狗金鋒潞澤州取平陽行尚

乃自殺○十二月金主珣遣使來求和不納遂使其太子守諸會兵入寇

已卯十二年金史○元祐二年正月金人復寇西和成鳳州人黃牛堡吳政拒戰死之○發明其意○身殉國變何人哉期日○金

人復大舉圍襄陽趙方使危再與等帥師攻磨磨以救之○發明其意○身殉國變何人哉期日○金

先是襄陽圍急趙方語其子范榮自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意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時金人圍

襄陽聖其外繞以土城方計其空巢而來若掩其虛則襄陽之圍自解乃命再與及許國等引兵三萬餘分二道出攻磨磨二州復申飭

諸將當過於境土不可使之入而復拒之於城下金人來自關山勢如風雨再與與政等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與與却金人逐之宗

政與陳祥兩為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而去○以任布美魯書院院事希魯魯從朱魯魯信力行毒稱其開濟為禮部尚書以

朱魯張斌呂祖謙皆已賜諡而周敦頤程頤張載尚未贈諡乃上言四人為百代絕學之倡乞定議賜諡朝廷從之○三月以曾從

龍參知政事四月○四月復以安丙為四川宣撫使張福作亂四川大震張子廷為知府使張方提了籍移書宰執謂安丙不

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即定雖賊亦必頃安相公作宣撫使乃定耳會詔丙為宣撫蜀民心始安○周靜軒曰安丙之為蜀也誠以

可謂不辱命而能行己志者矣

魏與之繼
城在蜀之
城在蜀之
城在蜀之

不德秀
不德秀
不德秀

大要竟何
大要竟何
大要竟何

天春理宗
天春理宗
天春理宗

城之先北
城之先北
城之先北

元之四保
元之四保
元之四保

蜀人肖像
蜀人肖像
蜀人肖像

○周靜軒曰趙材元一日守邊十年以身殉國抗疏主戰務雪仇耻此皆實德之可稱者脫

九月立責試與彭鵬為沂靖惠王柄後○四川安撫使安丙卒詔知成都府崔與之為四川制置使盡討蜀軍丙在四川以攻為守成功

其著朝廷賴之與之繼後西蜀開城布公捐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振○丁南湖曰以安丙功業雖大然其

○二月進封皇子彬國公茲為濟國公以沂王嗣子貴誠為郕州防禦使時史彌遠用事久權勢重約皇子斌不能平嘗書於几上曰

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即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茲而茲不知真德秀時兼宮教諫茲曰皇子

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茲不聽德秀因力請外而去一日彌遠為其父治飯僧淨慈寺時西湖與國

子學錄鄭清之登息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州者甚求令欲擇諸官官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生也然言出於

彌遠之口入於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清之曰教者誠為文母揭彌遠即以此詩文翰墨示之舉之不答口彌

遠問曰吾聞皇極之賢已熟大要竟何如清之曰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奉之之意益決乃曰謀棄茲之失嫌嫌言于

帝親帝廢茲而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蓋非自名也茲處之不能慎重則知得禍之慘○十二月以李全為保寧軍節度使京東河北鎮

撫節制司副使初李全每立功史彌遠輒欲加以官晉洩以為不可及加節鉞數日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于不

可動耶時全每立功史彌遠輒欲加以官晉洩以為不可及加節鉞數日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于不

○元主咸回國卿也其主走死元遂進次于印度國鐵門闕在馬尼刺
○元主咸回國卿也其主走死元遂進次于印度國鐵門闕在馬尼刺
○元主咸回國卿也其主走死元遂進次于印度國鐵門闕在馬尼刺

醉顛狂

史彌遠欲收眾望勸表老儒九月詔傅伯成爲顯謨閣學士柴中行奉朝請伯成堅辭不至○以直德秀兼侍讀初德秀爲起居舍人言事不避權貴且倦倦於復讐時史彌遠方以爵祿壓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燭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逆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運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爲本帝聞納之○以直德秀爲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魏了翁爲起居郎開禧初了翁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陳開邊事御史徐相勸其狂妄遂以親老辭去華室白鶴山破曉院府下以所聞於輔庵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爲潼川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錫鼎定指示學者趨向與任希夷合朝廷從之○張時泰曰頤傳諸儒爲義理之學以頤爲宗而頤之去一說惟其時非西山其孰能之哉

法濟王也合字盤之上九號理宗也合字盤之

追封宗室布瑋爲榮王妻全氏爲國夫人帝之本生

皆非孝也理宗爲靈宗後於所生意封爲

王製封奉祀其得祭之以禮之遺意歟

重訂王鳳洲先生綱鑑會纂卷十七

以其子與萬載封奉祀○張璠曰英宗爲仁宗後而後過封其所生孝宗爲高宗後

南宋紀
附元紀

附元紀

理宗皇帝○諱昀太祖十世孫榮王希瓚之子寧宗崩無嗣史彌遠矯旨立之在位四十年壽六十二崩諡曰烈文仁武孝安皇帝

能保邦沒身幸也然始終崇尚理學亦賢矣哉

乙酉寶慶元年三年三月二十日夏統安正月詔舉賢良之士○湖州人潘子起兵謀立濟王茲茲討平之此書起兵于鄒我地之數當立而
赴解為明名不難而以此地曷以討初士以史彌遠廢立心懷不平乃聚眾陰遣人通李全謀挾濟王渡江而立之全欲生致成敗陽
與之期日遣兵士等信之遂部分其眾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士等懼事泄乃以其黨十餘人夜入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甯中士尋得之
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士等強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眾許諾士等偽為李全將揭於門數史彌
遠廢立之罪且云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舉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在湖州北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
於朝而歸州兵討王元春姓名走楚州元春至行在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仕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王至楚復渡淮為小校明亮所

能自曉者為之條晰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十里間其大槩而得其為人後以將作監丞奉祠還鄉學者稱為象山先生九淵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私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其著書九淵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腳及知荆門軍政行令修民俗為愛一日謂家人曰吾將死矣乃沐浴更衣端坐而逝蓋曰文安初九淵與朱熹會於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嘉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者熹以為切中學者隨從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來往論辨不置焉次兒曰九龍者學問淵粹隱居山中畫之所行夜必書之入稱為菴山先生九淵之門人其最著者曰楊簡袁燮慶勳人端粹真卓慨然以名節自許嘗為國子祭酒是見諸生必遇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悚然有得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兢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焉

潔齋先生為學力行為政設法皆可為後世法所著禮書行於時○丘璦山曰九淵之學與朱熹異其法以讀書為宗曰近世為學多不讀書而求理於事物者多矣蓋九淵之學以居業為樂其法以讀書為宗曰近世為學多不讀書而求理於事物者多矣蓋九淵之學以居業為樂其法以讀書為宗

三月元國李全於青州○六月以孔子後萬春襲封行聖公○八月追降巴陵郡公坂為縣公○衛溥率州黨山人訴敵

於昭彰崇德閣○李全於青州○六月以孔子後萬春襲封行聖公○八月追降巴陵郡公坂為縣公○衛溥率州黨山人訴敵

丁亥三年元正○李全於青州○六月以孔子後萬春襲封行聖公○八月追降巴陵郡公坂為縣公○衛溥率州黨山人訴敵

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經典具有補治道朕屬治講學編撰典刑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許浩曰理宗嘗時若趙子真偽

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請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許浩曰理宗嘗時若趙子真偽

五月辛亥以青州降於元○李全於青州○六月以孔子後萬春襲封行聖公○八月追降巴陵郡公坂為縣公○衛溥率州黨山人訴敵

爭掠子女財帛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諸而己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楚材乃活萬人○元主死於六盤山少子拖剌

雷監國○元人入西和州知州陳寅竭志固守力不能支遂陷寅謂妻杜氏令避賊鋒杜氏厲聲曰要有生同君緣死不共王事者即飲

藥自殺寅亦伏劍而死○元主死於六盤山少子拖剌

戊子紹定元年○元主死於六盤山少子拖剌

正月詔諸州貢舉以得士為先○三月元人入金大昌原完顏陳和尚大敗之時以四百騎大敗元人八千之眾

好男子

己丑二年金正大六年八月元主寫關台司位太祖第二子弼覽太宗信仕賢臣時柄治

唐貞元三年正月詔擢裴君有品與外奉五月是朔立軍器監等學見死之名免然平白人立屬以村之祖到京北

決或
監或
史或
職或
始或
字或
子或
月或
吉或
之或
完或
好或
事或
義或
心或
仁或
公或
所或
至或
人
皆曰
活我
對公
至也
其後
孫領
收烟
冠有
功益
忠簡
孫純
收邵
冠屬
廟封
忠烈
後孫

子執忠義世號五忠劉氏○六月以李全爲彰化府涇州何厚府參軍節度使京東鎮撫使全不受全自遷楚卽厚募人爲兵才

南北宋軍多亡應之以糧少為辭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糧實習海道以規臨安遣軍士穆楢入臨安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

庫欲以銷宋兵備於是先朝兵甲盡喪至是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縣名今屬淮安府戍將知縣皆遁全入城據之以狀白於朝廷

乃授全節鉞令釋兵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制令宋人姑息至是益甚矣李全叛逆之賊法所必討而乃以節趙范趙葵

范英皆趙方之子時深以全必反為慮累疏力言之史彌遠不聽○發明趙善不遺以移檄大書以請中丞全不許先朝兵甲盡則知理宗

○十月以趙善相為江隄制置使知建康府趙范知揚州東國李全○十二月李全寇揚州趙范趙葵會師擊敗之

入揚威乃殿一即衙門也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汝曹助我取通泰○立皇后謝太后天台人丞相深育之孫也揚太后以深育有援已功命

今二趙已入揚州矣其可渡而白今有怪擣揚州耳（工聖人言）選謝氏女遂與賈涉女同入宮賈女有殊色帝欲立之太

龍年貴妃專寵後宮后處之裕如不以介使太后益賢之帝復過日加矣

辛卯四年元正月朔帝行慶壽禮於慈明殿大赦天下○趙范趙葵之子大敗李全於揚州城下全走死新塘

○五月趙范趙葵等收復淮安

○九月太廟火太廟作

壬辰五年金天興元年正月以孟珙為京西兵馬鈐轄屯秦陽初珙父宗正和秦陽伯善節蔡州壯士二萬人為忠順軍命江每統之懷不服

制置使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爲三軍，乃帖然。○元主遣將圖金下梁，金虎預舍達等引軍援下。及元太弟拖雷殲於三峯山，大敗忠孝軍。

總領完顏陳和尚死之金澤潰合建現殺陳和尚出自信教白事大弟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統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回谷之勝

而子至死不屈，將有義之者，以死爲重。人將請我，負國教，今日明白死之，天下必有知我者。元將欲宗其降，天下足脛折，不勝其口。至耳，夏

醉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遇，當令我得之。」李監云：「目下幸遇，則入其室，提由所決，因行其意，悉停監，名錄不復。」

結歟而又據已判獄非徒殘民有杖楚箠起等名當實之家稱有胃壘動藉其背不問輕重並從計罰州縣往往專橫拘鎖淹滯

度宗時耶朮切責而禁之於英能勝而國亡矣

帝諡太廟成也。三月金遣曹王訛可為質於元。請和。四月元將退軍河洛。○十二月皇太后楊氏崩。○元使王檝帥來議同伐金。京湖制

置使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為可遂復讐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許之嵩之乃遣

鄒仲之報謝元許侯成功以河南地歸宋○發明綱目於前書遺使如蒙古此書於之所以見是盟乃宋人所致非○丁南湖曰金鑑不

亦宜
盡力
與元
協反
中其
成孰
取虞
之計
殊不
知家
運衰
薄若
不與
元協
則金
鑾既
莫報
而己
揭

金主棄下如可止時亦京望愛色勢亦危急曰王歲戎車更得戍守亡中央一舉外則可以散三軍之氣內則可以建印人之心金主

三子之土也。下米。直打。而。可。后。急。日。又。其。手。豈。作。行。華。君。下。沙。出。一。身。分。則。可。以。濟。三。豆。之。希。以。其。可。以。厚。者。人。之。金。

清宵夜曉
時元

兵五頃此舉一國為以能備越平安道春天即傳與知
八城及慶慶方日家制陳臣國之精路間瑞王下清為之已不
州元此可便所身太王以不

不從而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索戰三軍欣然願為效死金主與后紀別大恟而出元人復圖亦

癸巳二年金天興五年○正月詔拾會親○金主濟河決於蒲城及元人戰於白公廟金師敗績金主走歸德府尋奔蔡州○金亦京西

面元帥崔立作亂以城降於元執其梁王從伯昭王守純太后王氏后從軍氏及諸妃嬪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赴青城元速不魯根二王

及族屬而送后妃等於和林在道艱難萬狀尤甚於宋徽欽之時也○史臣曰金將人聚權歸是以觀天運之變也

孟珙敗金武仙於順陽仙走馬蹬山移刺獲以鄂州降珙言於判史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田其人民而立之長少

壯籍為兵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萬之從其請○五月元取金洛陽中京留守強伸死之○七

月孟珙大敗金武仙於馬蹬山降其眾而還先是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珙得其虛實於是仙之九營六日而破其七劉儀又言仙謀往

商州珙乃召樊文彬等受方略中夜率食散行晨至石穴馬蹄山破走之降其眾七萬珙還襄陽○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金主諭之曰宋人

時猶謀計之也中興元來其不勝道州帝命策馬直至石穴破走之降其眾七萬珙還襄陽○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金主諭之曰宋人

負朕深矣彼為謀亦淺元人咸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

卿其以此竟晚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元耶顏希範盡固金蔡州十月史嵩之使孟珙等帥師會之○史彌遠平理彌遠平理

書年以彌遠獨相凡二十六年權傾內外初欲反韓侂冑之所為故收召賢才老成布於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始起遂專任懷士

以居臺諫一時君子取斥殆盡帝德其立已唯言是從故恩寵終其身焉○丁南湖曰也此雖說則謂起韓侂冑之功而弗知也

梁成大以有罪奪其秩給事中韓侂冑大暴成天資暴險凡可以賊害忠良者率振臂為之舉李知孝之貪狡與之共為史彌遠羽翼

猶鄙其為入至謂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詔改明年紀元為端平史彌遠既卒帝始親政屬精求治鄭清之亦慨然以天下

為已任收召賢才權之下貶改元畧曰春秋正王道之端式嚴謹始重德開太平之路尤更新政紹熙紹熙改元為端平而史

治吏新為制九年之間治吏皆出於端理學始虛位而己而乃治其其即也○以趙葵為淮東制置使帝曰卿父子兄弟宣

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之所難朕甚嘉之葵頓首謝○以陳德剛為福建制置使德剛正明決與史彌

遠同鄉里每以濟王之事責彌遠故羣相者十年至是復用及入對帝慰勞甚至因問災政蔡州以復讐何如德剛曰此在國家不可一

日而忘此舉但恐此舉之後方煩聖慮耳帝曰朕與廷臣深計之時不可失也德剛曰所謂時者人材資用無匱之謂陛下還有之乎帝

默然○以洪咨夔王遂為監察御史帝親政五日即召奏咨為禮部員外郎入對帝問以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

道因乞召崔與之魏了翁真德秀帝納之翼日與遂並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憂謀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因上疏乞權歸人主

政出中書以致平治之道且劾奏趙善湘等指附史彌遠結勢肆奸失江淮荆襄蜀漢人心皆掌桐落獄○十二月韓極免極與胡榘

攝子遂放逐附史彌遠最親用事時人謂之四木趙善湘 洪咨夔 魏了翁 真德秀趙善湘傳位於東面元帥承襲孟珙入蔡州元帥從之金主守緒遂自經及尚書石承元

甲午端平元年趙善湘 洪咨夔 魏了翁 真德秀三月韓極免極與胡榘攝子遂放逐附史彌遠最親用事時人謂之四木趙善湘 洪咨夔 魏了翁 真德秀趙善湘傳位於東面元帥承襲孟珙入蔡州元帥從之金主守緒遂自經及尚書石承元

顏忍針虎死之承襲亦為亂兵所殺江海投金參知政事張天綱以歸金亡
 而去之宋人不就遂失物然宋海濱以清政中原望金事去世宋人
 固存亡心乃盡宗室可存宋無恥至於衛紹紹天宋宗南渡廢和約連兵宋夏內至國傷哀宗之世無足為者區區生
 及元人以陳蔡為強各引師歸元則西北為宋以南南為元○史嵩之使孟珙等還師並益兵飭備經理屯田於唐鄧州○金抹撒兀典
 以恩州來歸元人追殺之取其城取則西北為宋以南南為元○史嵩之使孟珙等還師並益兵飭備經理屯田於唐鄧州○金抹撒兀典
 家至夜即燕游湖上不返帝嘗夜凭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戶史巖之戒之巖之對曰似
 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大可用也○四月獻金俘於太廟論功行賞有差知臨安府薛瑄聞張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
 亡何代無之殺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境亡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真不畏死耶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
 有因析死不已帝不聽有司今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為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
 者憐之後莫知其終○監察御史王遂言史嵩之本不知兵於功自侈謀身說私欺君悞國留之襄陽一日則有一日之憂洪咨璆亦
 言錢金雖滅却國方強益嚴守備猶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淖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哉皆不報○五月以趙範為兩淮制置使兼知黃
 州○賜黃幹午塢李道傳陳安樓昉徐暄胡夢瑄等誥錄用其子以其死於權奸而各行其志沒齒無怨也○六月以曾從龍參知政
 事為行補知樞密院事鄭性之簽書樞密院事○詔復故濟王竑官爵○趙范趙葵請乘時撫定中原遵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
 多以為未可獨鄭濟之力主其說乃命范格司貴州刻日進兵范蔡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勝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
 我師若往彼必笑至非唯進退失據聞變致兵必自此始且十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動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
 爾饑饉未可與師杜果復陳淳境之利出師之害為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業當大有為
 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但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
 內而後治外而今內未盡治也欲用其民必先得其心以為根本而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耳規恢進取必須運將練兵資財足
 食而今將之卒募財置食竭民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而詔金于才合淮西
 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等為崔立等所侮謀殺之及聞于才軍至伯淵等謀崔立以汴降○張時泰曰趙鼎揚州之捷其志
 張之勦賊其用兵又非李全此汴軍用不足道也○蔣宗誼曰趙鼎揚州之捷其志張時泰曰趙鼎揚州之捷其志
 宋計出師當理宗通和之計全此汴軍用不足道也○蔣宗誼曰趙鼎揚州之捷其志張時泰曰趙鼎揚州之捷其志
 金反我河南之地使我不得以我與金之報仇也○河華洛○蔣宗誼曰趙鼎揚州之捷其志張時泰曰趙鼎揚州之捷其志
 榮之盟已定乃罷兵榮婦人之謀金于小兒聞之亦不為榮婦人之謀金于小兒聞之亦不為榮婦人之謀金于小兒聞之亦不為
 趙葵師會金于才於汴七月葵遣徐敏子師入洛陽時元人聞宋來爭河南還師南下決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宋師宋師多溺死
 史嵩之又不敢餽糧用不繼而所復州即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金子才難之范葵督促益急乃檄范用吉等提兵命徐敏子為監軍又
 命楊誼率軍糧之各給五日糧趨洛陽○八月朱陽相還自洛陽入對以八陵圖上進帝聞請陵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新復楊相患以

德秀不愧
其言
四方想見
風采

對帝含淚大息久之。○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免詔嵩之與趙范犄角以復三京嵩之力陳非計故奉祠。○元人至洛陽城下徐敏子以師還趙葵全子才遂棄汴而歸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米萬和麵作餅而食之楊桓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辱食而元伏兵突起深馬中擅倉卒無備師遂大潰僅以身免是晚有潰卒奔告於洛於是洛之帥皆奪氣元兵至城下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之糧因復焉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遂引師而還趙葵上表劾奏子才輕進偏師趙楷劉子成聚議失計師退無律義後陣獲敗詔賊校有差喬行簡上言三京扼敵之餘事與前異但當修戰爭之備帝嘉納之。○張時泰曰見小廉法也趙葵亦見其利而不知其害也

九月以趙范為京湖制置大使知襄陽府。○簽書樞密院事陳德剛卒帝深惜之。○召真德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魏了翁書曰賢之美也著理帝因民望召還二人德秀入對以大學行義上進治大學行義之仁二十四卷桂陳希高為因奏三劄一言臣向為先帝陳所天永命之戒其說出於公公然反覆各誥一篇綱目曰敬德曰恤民而已傳曰敬者德之聚儀仗之洒南威結駁之色盤游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娛有一於此皆可尊敬其可不戒此祈天永命之一也天之視聽因民之視聽民之心向背即天之向背權臣之末貨賂公行誅求既廣民不堪命陛下宜戒郡邑括刻俸邊閭科調此祈天永命之二也二言進取有二難用兵莫急於人才今舉世所屬曾不數人一難也臣嘉定中嘗乞經理兩淮墾田積穀而權臣視為迂闊塞下之備枵然一旦舉兵乃漕浙米由江入淮汴既久湮又須陸運勞費甚於登天二難也夫此二難欲整治之非十年不能此正諸葛亮閉關息民之時也願以銳歛重賞為主又言今日時事猶以和局為繼周醫作壞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受責矣統業戒謹尤當百倍三言戰守之論不同同於為國元祐中凜凜凜凜向治惟奮發自相矛盾小人得以乘之願平心確論以前事為戒帝輒稱善又言士大夫扭於舊習帝曰往往革面而未革心乞選監司郡守帝曰聞卿所至視民如子朕其嘉之德秀又言恢復名義甚正但故相不能做得工夫帝曰昨請卿所上封事可見忠誠了翁入對曰陛下以聖智之資而為權臣所據者十年臣觀陛下雖曰勢重形使其實猶然孤立試思當事要否來之時可以繫天下之重者推與詩曰介人維藩太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新宋宗子維城蚡蚺也夫大總統之也宗子維城也此六者守邦之要道也又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今日之疆事天下之存亡繫焉陛下其忍以祖宗天下付之不肖之機而付之二二三邊臣聽其自為而略不加之意乎又言儒生與感宦不兩立而用儒受言與聲香酒色亦異使此重則彼輕勢使然也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帝皆嘉納之。○十月詔真德秀並講大學衍義。○蔡明勳行義無非發明格致正之功修齊治平之業誠有國之所當講也理宗於萬壽之下特詔德秀進講是編自非留心人望聖學若渴克臻此也。○以王玘兼御前忠義軍都統制玘留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五千八分屯漢北英城新野唐鄧間以償元人名鎮北軍。○十二月元人使王檉來言曰何為而敗盟也自是淮漢之間無寧日矣乙未二年阮玄宗正月以真德秀才知貢舉仍錄知。○詔孟珙黃州駐劄措置邊防玘入對帝曰卿名將子忠勤體國破繁滅金功績昭著